

➡➡ 孔先生死了,弄堂口的小书摊没有了,而且永远没有了,我们的童年也结束了。

【过去时】

●这里讲的小书就是连环画，在我的文学生涯中，最早受文学启蒙的并不是我的语文老师，而是连环画的主人，也就是放在弄堂口的“小书”摊的孔先生。

这是有三四架的木头做出来的一层层像排门板一样的书架子，书架上放着上千册的连环画，还有两三条长凳，零散地排列着，偶尔还有几把竹椅子是供我们小孩子坐的。小书摊放在弄堂口烟纸店的旁边，左右是大小裁缝的摊头，可以说，“小书”摊是摆在弄堂口风水最好的地方，冬天可以晒太阳，夏天可以乘风凉，走进走出的人，不管看不看小书，都可以坐在凳子上休息或是聊天。

孔先生是山东人，他瘦长的个子，身骨子毕挺，走路的样子十分神气。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一年四季穿着灰色的布长衫，脚上穿着一双厚厚的布底鞋子，语言不多，一副学问很深的样子，弄堂里的人都称他为孔先生。

孔先生十分喜欢我们小孩子，因为他和孔师母没有生孩子。每天天一亮，孔先生就背着厚厚的书架从家里走出来，走到摆书摊的地方，他就将书架往墙上一靠，打开书架，把小书一本本放好。中午的时候，孔师母拎着个有三层抽屉式的铝饭盒子给他送饭来，孔先生就把长凳子排成一个方型，夫妻俩就坐在凳子上吃饭。晚上，天要黑了，他会等着没有看完小书的人，直到天墨墨黑了，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，人家才会把小书还给他。然后，孔先生就把书架收拢，把部分书从书架上取下来，放进随手拎着的木箱里，背着书架回去了。

我的父亲也喜欢看小书，并且和孔先生的交情非常好。父亲每次去弄堂口的剃头摊剃头时，一定会问孔先生借几本小书带回来的。那时候，一分钱可以借三本小书，那父亲就会出二分钱，带六本书回来，放在家里，啥人想看都可以拿着看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第一次接触小书，是在我还很小的时候，大约在三四岁左右吧。我父亲去弄堂口的肖家理发摊剃头，我哭着要跟去，于是，父亲就抱着我到了孔先生的小书摊，让我坐在孔先生的大腿上，他自己拿着一本小书，坐在剃头的椅子上一边笃悠悠的剃头，一边津津有味的看小书。

孔先生见我不停地哭，就拿了一本五颜六色的小书塞到了我的手里，我打开一看，就不哭了，拿着小书一页一页地翻了起来。就这样，我喜欢上了小书，也从看小书到看文学作品，再看世界经典作品，直到现在，我自己创作文艺作品。这与我在孔先生的小书摊上吸收到的文学营养是分不开的。

后来，父亲见我这么喜欢看小书，他就每天下班回来时，在弄堂口问孔先生借几本小书，趁我们睡着时，父亲就一口气看完，然后，就把小书放在我的枕头下，等我第二天醒来时，就会在枕头下抽出小书来看。无形中也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喜欢躺着看书，甚至通宵达旦。

●在我的脑海里，一说到小书，眼前就是《孙悟空大闹天空》、《真假李逵》、《宋世杰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、《武松打虎》、《桃园三结义》、《画皮》、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、《三打白骨精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、《朝阳沟》……古今中外，林林总总。那些堆在孔先生书架上的小书，恐怕用我的一生都看不完呢。何况，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小孩子，用手只能摸到眼前的一、二排上的书，那放在高高的书架上的小书，我只能望书兴叹，也知道放在上面的书不是我们小孩子能看懂的，那就等我长大了，再来看吧。

那时候，娱乐活动很少，也没有电视和电脑，更没有智能手机，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电影，还有就是看小书。等我再大点时，我就问父亲要一分钱，自己去孔先生那里借书看。如果是两个小朋友，每人拿一分，那就是六本，而且可以调了看。所以，我经常问父亲拿一分钱，借三本小书坐在弄堂里，等别的小朋友来借书时看，我就自高奋勇把手中的两本书借给他们看，那么，别的小朋友也会借给我看的。这样我会在小书摊上坐上一天。应该说，这样的方法，孔先生是亏钱的，但他从来不计较，只要有人坐在他的书摊前，哪怕是不付钱要看小书，孔先生也借给人家看的，何况是我们这样的小朋友，付了一分钱看上十几本书，孔先生从来不说一句话，只当没有看见我们在交换小书。

刚看小人书时，还不识字，那就看画，看《猪八戒背媳妇》、看《三毛流浪记》，再大一点，就会拿着小书问孔先生，小书上写的字是什么意思？孔先生见小朋友问的人多了，他索性就叫我们大家坐下来，几个人凑在一起看一本小书，他就讲故事给我们听。这个故事，其实就是小书上的内容，他捧着小书，用一半上海闲话里的山东话，一半普通话念着。也是这样，我开始识字的。

应该说猜字的，只是我记性好，每次孔先生念书时，我就记住了，后来有些字是根据字的一半来猜的。比如：妈妈，把女字拆开就是马，发音是一样的。狠和恨，一样发音。

就这样自以为识字了，也就拿着小书一本正经看了起来。看到不懂的地方，再问孔先生，孔先生就用咬字不清的普通话读给我听，我也希里糊涂的把这些字的发音记了下来，变成了自己的语言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从心里感谢孔先生，是他的小书让我爱上了文学，并展开了丰富的梦想，将来，我也要写小书，把小书放在孔先生的书架上，让小朋友们来看。

那时候，看小书成为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事情，有时候，肚子饿了，只要看到小书就会忘记了饥饿，长此与往，我得下了严重的胃病，并在不惑之年时，胃大出血，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，但我还是手不离书。

●孔先生的小书摊一年四季放在弄堂口，就连过年时，他也不放假，其实过年时，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不但本弄堂里的人来看小书，就连走亲戚的人也来看小书，所以，这个时候也是孔先生最忙的时候。这人一忙，精神也好起来，平时话语不多的孔先生，满脸带笑，看见我们小孩子就给糖果吃，并实行优惠活动，二分钱借七本小书，出租五本免一天费用。这样一来，我父亲最高兴了，因为我家兄弟姐妹都喜欢看书，只要有书看就不吵嚷，也不叫肚子饿了。何况是过年时，家里人多，挤来挤去，只想着吃。但一旦捧着小书，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美好世界，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组合 I
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阿鸣 文字整理/草千里

孔先生的“小书”摊

一切都安好了。

但这样宁静得如童话般世界的日子很快就要消失了，因为，有人说孔先生是从山东逃亡过来的地主，是孔子的后裔，属于地富反坏右，更有可能是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，利用小人书摊收集各种情报，并且说他家藏有一台发报机，每天晚上，在大家手捧着看他出租的小书时，却躲在家里偷偷往台湾发电报。

这个消息就如长了翅膀一样在弄堂里飞扬着，大家在茶余饭后一边拿着小人书看，一边偷偷说着孔先生的事，就连我这样的小孩子也知道了孔先生是坏人的消息。是呀，看他那副腰身毕挺的样子，就连背着书架时，他的身子也是不斜倾的，好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。再说弄堂里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能识字，能论古道今，也是稀少得很，那孔先生不是地富反坏右就是国民党特务。

如孔先生真的是坏人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些小人书又怎么办呢？难道小人书上也有孔先生收集的情报？就如我们看过的电影中，特务发报都是有密码的，那些阿拉伯数字和各种字符都是可以当密码的。于是，我们几个小朋友把小人书一本本拆开来，看看其中有什么奥妙。但小人书上除了印有锈了的钉书钉印子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
但我的心里对孔先生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，每次去他的小人书摊时，我就看他的脸，孔先生的脸是一张国字脸，四四方方，浓眉大眼，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。他发觉我在看他，就问我要看什么小书？我说不看小书。孔先生又说，不看小书那看啥呢？我说看你的脸，孔先生说自己的脸上没有小书。我说看你像不像坏人。

孔先生一听，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眨了眨，就转身去整理书架上的小书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在想，孔先生说不定真的不是坏人哦，你看他一副正气浩然的样子，就像小书《红岩》里的许云峰，对的，孔先生像许云峰，那他怎么会是坏人呢？坏人都是贼头贼脑样子，形象猥琐，就如小书《十五贯》里的娄阿鼠。于是，我就天真的问孔先生：“有人说你是坏人，是国民党特务。”

孔先生问我：“你觉得我像吗？”
“不像，我觉得你像许云峰。”我答。
“生活中没有许云峰这个人，他是假的。”孔先生说。

“那你像孔子。”我说。
“为什么我像孔子？”孔先生又问。
“因为你姓孔。”我又答。
孔先生就笑着说：“不是所有姓孔人会像孔子，但我真的是孔子的后裔。”

“什么叫后裔？”我问。
“就是子孙。”孔先生答道。他说话的时候，脸上洋溢着一股淡淡的笑意，那副戴着眼镜后面的是一双凝重的眼神，仿佛他有很重的心思。他声调缓慢，弯着腰低下头，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小书，交到我的手上，说是送给我的。当时，我没有去看小书的内容，只是昂着头看着眼前的孔先生，他穿着一件薄薄的长衫，站在弄堂口，站在他的书摊前。微微的风吹过弄堂，

拂起他那件长衫的一角，暗淡的阳光把他的身影投在地上，就如一张薄薄的黑纸铺在地上，一只小小的蚂蚁就可以爬上孔先生的身上。我不得打打了个寒颤，两股清水从鼻孔里流了出来，孔先生就用他的衣袖为我擦去鼻水，他对我说：天要冷了，回家去吧，慢慢地看小人书。

●这是我和孔先生最后一次的交谈，也是最后一次站在他的书摊前，而他送给我的那本小书《双玉蝉》，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，没有想到，孔先生的生命结束和《双玉蝉》中的曹芳儿一样，悬梁自尽。

几天后，我一觉睡到了天亮，朦胧中，听到了父亲说话的声音，他说孔先生死了。我一听马上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使劲擦拭我的眼睛，我不相信父亲的话，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可我真的听见很多人说话的声音，他们都在说孔先生死了，孔师母也死了，他们是吊死的。

我一听，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两个身材细长的人影顿时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孔先生站在小书架前对我笑着，孔师母提着铝饭盒为孔先生送饭，他们坐在一起吃着饭，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。

当我跟着大人们走到孔先生家门口时，孔家门口已经围了很多，那一排排的书架零乱地倒在地上，就像一个老人浑身散了架地躺着。从门口到孔先生家门口，散了一地的小书，所有的小书都被撕得粉碎。我在一片碎片中，看到几本损坏一半的小书，就马上拾了起来，藏在了怀中。

周围的人在讲着孔先生的事情，说他真的是从山东逃亡来的地主，还是孔子的几十代后裔。前几天从山东来了几个人，他们要押孔先生回老家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审判，并当着孔先生的面，把所有的小书一本本撕毁了。

孔先生平时虽然话语不多，但骨子里有那种可杀不可辱的士大夫精神，再听说供奉在老家的孔子像都被打得粉碎了，想到自己身后无子，也无牵无挂，尤其是活着被人凌辱，不如干净死去。于是，夫妻俩乘着夜深人静时，抱在一起痛哭一场后，就决定自尽，留一生清白去见自己的祖宗。

孔先生拿出了一床洁白的床单，把它一撕为二，一半给了孔师母，一半给了自己，然后，夫妻俩把白床单挂在了书架上。孔先生的个子很高，于是，孔先生就踮起脚尖，硬是把自己吊死了。

孔先生死了，弄堂口的小书摊没有了，而且永远没有了，我们的童年也结束了。

十几年后，在法国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，举办了一场中国连环画展览，展览的形式很别致，地上摊了一堆书，书的周围摆了一圈小凳子，还模仿孔先生放小书的书架子一样，把连环画一本一本挂在墙上。法国媒体称：中国把图书馆开到了马路上，是一种在街头传播文化的独特方式，是中国最早的图书馆。

如果小书摊真的如法国媒体所说，那么，我们的孔先生就是图书馆馆长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所弄堂口的图书馆，启蒙了我们这一代人，并用他的人格魅力为我们显示了生命的高贵。